

# 巴黎圣母院,历史深处钟声还在回响

■薛晨 | 本报记者 赵 松

对于法国人来说,巴黎圣母院就是法国历史的见证者。

巴黎圣母院全称为巴黎圣母大教堂(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位于巴黎西堤岛,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在法兰西岛地区哥特式教堂群中最具有代表意义。

教堂上的石刻和彩色玻璃窗上都铭刻着《圣经》故事。祭坛、回廊、门窗等处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以及堂内所藏的13至17世纪的大量艺术珍品都是巴黎圣母院享誉世界的重要元素。

## 见证法国的历史变迁

据记载,始建于1163年的巴黎圣母院是在路易七世见证下,由时任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奠基下第一块石头的。历经几个世纪的建筑工程,也分为几个阶段:从祭坛及回廊的建设(1163-1182年)到教堂中堂(1182-1190年),到正面的入口(1190-1225年)直至正面的塔楼(1225-1250年),最终将教堂整体定义为哥特式建筑的是在15至16世纪,由一群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完成的杰作。

巴黎圣母院内部装饰的基调是由路易十四及其父路易十三定下的。整个装饰过程历时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末才接近完成。而在19世纪中期,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巴黎圣母院经历了一次大型的修葺工程,著名的滴水嘴兽,也是在这次修葺中建成的。

在这一过程中,巴黎圣母院也见证了法国的历史变迁:1239年,圣路易将荆棘花环放置于巴黎圣母院中,以期巴黎圣礼拜堂的完工;1431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临近结束之时,年仅10岁的英皇亨利六世在此登基;1447年,查理七世在此庆祝光复巴黎;1456年,在巴黎圣母院,圣女贞德被平反昭雪;1660年,路易十四的婚礼也在此举行。

但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圣母院的大部分财宝被破坏或者掠夺,处处可见被砍了头的塑像,唯一的大钟逃过了被损毁的厄运,此时圣母院已是千疮百孔了。之后巴黎圣母院被巴黎公社改名为“理性之殿”,后来又变成藏酒仓库,直到1804年拿破仑执政时,才将其还归为宗教之用。拿破仑一世在1804年在巴黎圣母院登基,留下了著名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的油画(现藏于卢浮宫)。

幸运的是,巴黎圣母院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坊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巴黎即将被光复时,德军在巴黎圣母院埋下了炸药,试图毁掉它,然而,手握引爆器的德军士兵在参观完巴黎圣母院之后,无法忍心按下引爆器开关,在赞叹着巴黎圣母院的华丽中结束了在赞了这一建筑。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圣母院庆祝巴黎解放。而二战之后,巴黎圣母院不仅成为了法国最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法国多位前总统的国葬(戴高乐、乔治·蓬皮杜、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在此举行。

## 法国还有多少圣母大教堂

位于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门前有着一个圆形的地标,而这一地标,是法国最早的公路的起点(即今天的法国1-14号国家公路)。正门的塔楼之上,就是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卡西莫多敲钟的所在地。在靠近塞纳河一

侧,有着一个小花园可供游人休憩,而另一侧,有一家并不引人注意的医院,这所医院正是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外科手术的诞生地。圣母院的后花园虽然少有人问津,但却在喧嚣中给人以宁静的感觉。

而在其内部,巨大的管风琴和吊在天花板上的巨幅油画一直吸引着游人的关注。据外媒报道,在历经了大火之后,管风琴的状况不明,而油画虽然受到了损伤,却也在可修复的范围之内。另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巴黎圣母院中的玫瑰花窗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在15日

的大火中,被焚毁的主要是其木结构部分,而其主体结构得以幸免于难,大部分的珍贵文物得以保存,总统马克龙也在第一时间宣布将要重建巴黎圣母院,法国众多企业家积极响应。对于法国人来说“烧掉的不仅是一栋建筑,还有我们的历史”。虽然对于重建巴黎圣母院,法国人表现出了一定的凝聚力,但是,按照法国人散漫的天性以及他们一直以来拖沓的办事效率,想要重现巴黎圣母院,可能我们还需要等待很久。

在法语里,“教堂”有3个词,“église”

是通称,常指民间的小教堂,“Cathédrale”指主教座堂,“Basilique”则是最高等级的宗主圣殿。巴黎圣母院属于主教座堂。在法国,除巴黎圣母院之外,还有兰斯圣母大教堂(从亨利一世到查理十世的加冕之地)、沙特尔圣母大教堂(保存了圣母玛利亚曾经穿着的圣衣)、亚眠圣母大教堂(法国最大的教堂)、鲁昂圣母大教堂(法国最高的教堂)等知名教堂,均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重要的宗教地位。

有人悲观地认为,欧洲哥特式教堂

林立,失去了标志性塔尖,巴黎圣母院跟其他大教堂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不过,笔者觉得,尽管尖顶塔冠、玫瑰花窗、滴水嘴兽等是巴黎圣母院最重要的标志,但该建筑整体所承载的独特文化地位和历史厚度使之能够定格时光,让世人可以隔着几百年悠长的岁月,与历史上伟大的灵魂共处一地,这才是巴黎圣母院最为迷人之处。建筑虽有损毁,但穿过玫瑰花窗的光影,回荡在历史长河间的钟声,一直都在。(薛晨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



巴黎圣母院大火后,内部一片狼藉,屋顶被烧穿,但彩色玫瑰窗得以幸存。东方IC

# 这场大火灼伤了谁,又唤醒了谁?

■宋 卿

在小说《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如此写道:“若干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圣母院——或者不如说,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时候,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发现墙上有一个手刻的词:ANAKH(命运)……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前已全尘消逝,就是那个词,也已从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大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这本书正是为了叙述这个词而写作的。”4月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遭遇融融之灾,让雨果一语成谶。

但凡去过圣母院广场的朋友,都会关注到一个八角形类似水井盖似的纪念碑,上面写着“point de France”,意为“法国之心”。巴黎市的规划亦以此为中心向外作同心圆开展。可以说,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之原点,巴黎之中心,对于法国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圣母院在过去100多年里,只经历了一些“去除病态”的“微整形”工作,上一次大规模修整还要追溯到1844年。究

其原因,首先是法国政府十分“差钱”。可以说,自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法国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红线”边缘,长期因法国社会传统高福利的“绑架”而入不敷出,宗教场所的翻新维修更无从谈起。即便是大火前,正在进行的耗资680万美元的维修,也是建筑常年遭受酸雨腐蚀后“倒逼”圣母院成立专门基金会赴美“化缘”的无奈应对。

其次,法国政教之间互相扯皮。由于天主教在法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机构理论上可以免费使用宗教场所,让政府埋单。由于法国政府“囊中羞涩”以及宗教机构“不依不饶”,两派间经常互相踢皮球。

社会治理存在漏洞也是这次灾难发生的一个原因。即便根据巴黎检方的初步判断,此次着火属于“施工作业”事故,并非人为因素导致,但文物保护部门、修缮施工集团、宗教单位之间的配合和监管出现漏洞,才会导致不幸发生。

吊诡的是,马克龙原本计划在灾难发生后当晚发表“全国大辩论”总结讲话。让人们不得不关注火灾发生的大背景,即进行了5个月之久的“黄马甲”运动以

及刚刚落幕的“全国大辩论”。一把大火让法国社会乱上添乱,宛如一盘散沙,人心惶惶。这把火似乎也代表了法国人民的“怒火”。

遥想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马克龙及其率领的“前进”运动借力于民众对于传统政党的怒火而上台。其后,马克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颇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味道。不料,因燃油税上涨引发“黄马甲”运动,马克龙的改革步履维艰。值得一提的是,“黄马甲”运动其实是2017年法国大选的延伸,反映的问题也是大选中所未被彻底释放的不满情绪和历史遗留问题。

“黄马甲”“全国大辩论”以及巴黎圣母院大火,三者发生的时间十分微妙,构成了马克龙下一步改革“窗口期”——倘若掌握得当,这将是马克龙凝聚共识、浴火重生的一个契机;反之,法国政府则会引火上身,陷入新一轮的社会动荡。

另外,欧美国家领导人在大火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表达遗憾——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巴黎圣母院着火令人悲痛,它是法国和欧洲文化的象征。”普京提议向法国派出最优秀的俄罗

斯专家,为法国修复巴黎圣母院提供援助。欧洲国家看似由于一场大火重新走向团结,但这更多只是它们在灾难面前的一种象征性的人道主义声援,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

事实上,当前欧洲正在进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角力。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任何事件的发生都在考验着欧洲的团结。近年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美国优先”口号的提出,以及欧洲国家大选中极端政党和民粹势力的崛起,比如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都在选举中攻城略地,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倘若巴黎圣母院大火能够让欧洲国家精英们重新反思各国的发展以及欧洲的未来,携手“阻击”民粹主义的大火,那么对欧洲而言将是一个好消息。

这场大火灼伤了谁,又唤醒了谁?大火中的钟楼因卡西莫多的守护而得以保留,乱局中的法兰西和欧洲是否能够因为马克龙和其欧洲同仁的守护而将阴霾驱走?(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王文新

法国和欧洲许多城市都建有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大教堂,但唯独巴黎这座大教堂最为著名。提到“圣母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巴黎圣母院。除了其建筑成就及巴黎作为世界名都的地位之外,一些著名文艺作品中对于这座教堂的描绘也铸就或加深了人们对它的情感纽带,这使得教堂尖顶在这场火灾中坍塌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痛彻心扉,感到无法接受,甚至哭泣、下跪祈祷。

把巴黎圣母院作为故事背景或从中汲取灵感的法国和世界文艺作品数量非常多,包括小说、电影、音乐剧、电视剧等诸多形式。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1831年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1956年由让·德拉诺伊导演、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和安东尼奥·奎森斯主演的法意合拍同名电影,以及于1998年由吕克·普拉蒙东作词、理查德·科西安蒂作曲、吉尔·马厄导演的同名音乐剧。

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作者在第三卷用两章分别对这座大教堂和从教堂高处俯瞰到的旧时巴黎全景进行了详尽描述,令很多读者印象深刻。现在,常有人携带原著或译著不时重返圣母院,比对着进行参观。

除了宏伟的叙事结构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外,雨果还充分展示了其幽默风趣的才智和力透纸背的刻画功力。比如在此卷开篇写道:“作为建筑,巴黎圣母院这座大教堂依旧仅容庄

严,气势宏伟。她虽日趋衰老,但岁月抹不掉其美丽的容颜。然而让人愤慨的是,时间和人为因素共同使这座历史建筑受到难以计数的破坏。”在圣母院大火之后重读这段话,让我们唏嘘不已,再一次深切感受到文豪的才华和岁月的无常。

有人说,雨果的小说重在揭露教会的黑暗和法国文化的衰落不堪,笔者和一些同仁对此持有异议。作家确实有揭露,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揭露上这个浅显层面,那么这部巨著就不会与雨果的其他名作一样,使其荣膺“人民作家”桂冠并拥有今日的文学地位。雨果是通过把美与丑、黑暗与光明、信仰与异端、富贵与贫穷、权力与卑微等对立地进行揭露,将对社会和人生的拷问升华到超越这些对立物的层面。正如雨果在其另一部巨著《悲惨世界》中所想示谕人们的:“人与人是平等的。”(主人公冉·瓦让的姓名正合此义:Jean Valjean; Les gens valent les gens,即“人与人的价值平等”)读懂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雨果、读懂法兰西。

在所有改编自该小说的影视作品中,1956年让·德拉诺伊导演的电影公认是一部经典,笔者也百看不厌。尤其是劳洛勃丽吉达饰演的埃斯梅拉达和奎森斯塑造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深深植入人心。片尾卡西莫多离开圣母院,到乱坟

场寻找死去的埃斯梅拉达,并与其相拥而眠,化为尘土的一幕让观众落泪,并体会到人性中什么是永恒的爱,什么是永恒的美,什么是永恒!

近20年来,音乐剧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颇为流行,吕克·普拉蒙东等创作、亦改编自雨果小说的《巴黎圣母院》因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也成为广大观众和法国文化爱好者心目中的经典。其主打曲之一《大教堂时代》唱到:“我们这些无名艺术家/使用雕塑或诗律/尝试为您讲述这爱情故事/以献给未来的世纪/大教堂时代来临/世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人类企图登上星星/在上面刻下其故事/在玻璃或石块上/一石一瓦,日复一日/爱代代相传……”

歌词既很好地传达了雨果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人性的光辉,也加入了音乐剧和新时代艺术家们自己的新型人文主义元素。这些元素进一步升华为巴黎圣母院经过850年历史长河洗礼,如今已超越宗教和国界,成为全人类美丽的文化遗产这一属性,也使得我们今天更加为其不幸遭遇的大火破坏而痛惜。

但我们相信,正因为已流淌于民族血液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法兰西精神,巴黎和全法国民众会从灾难造成的阵痛中很快恢复。(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



这是1956年法意合拍的《巴黎圣母院》中的一个镜头:善良的吉卜赛姑娘埃斯梅拉达给无辜遭受毒打的教堂敲钟人卡西莫多递水。新华社发



《新闻周刊》4月19日

## 民主党与以色列

过去,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对以色列问题上态度基本一致。但今年,民主党人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抨击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作为国会中的穆斯林女性,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和巴勒斯坦裔众议员特拉布都公开反对美国对穆斯林的歧视,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她们的言论遭到了众议长佩洛西等人的谴责,但也得到了伯尼·桑德斯等进步主义者的声援。



《时代》4月22日

## 撕裂的欧洲

随着5月23日欧洲议会选举的临近,英国“脱欧”问题还未解决,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又联合起来。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特朗普叫嚣着欧盟是美国的“敌人”,一再威胁对欧盟增税。前白宫战略家班农更是纵横捭阖,推动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与布鲁塞尔“开战”。现在,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降临到诸位欧洲领导人的身上:欧盟是否能长期生存下去?



《经济学人》4月13日

## 受到威胁的中央银行

上世纪70年代,通过中央银行掌控利率来赢得声望,是政治家的通常做法。直到近25年来,拥有自主权的中央银行才在全球发展起来。但如今,央行被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力量裹挟,再度呈现出政治化的趋势。例如,特朗普要求美联储主席,扬言要换掉美联储主席;埃尔多安与土耳其央行持续进行着“拉锯战”……诸如此类的举措可能导致全球通胀或世界经济的减速。



《纽约客》4月22日

## 祖母的爱

这是自由插画师洛维·艾斯的第二张封面。它延续了鲜明的色彩和对自然的依恋。画面灵感来源于艾斯小时候的印象,她的祖母会用发油为她梳头。这些瞬间体现了爱与关怀,她希望用画笔分享甜蜜而怀旧的感觉。